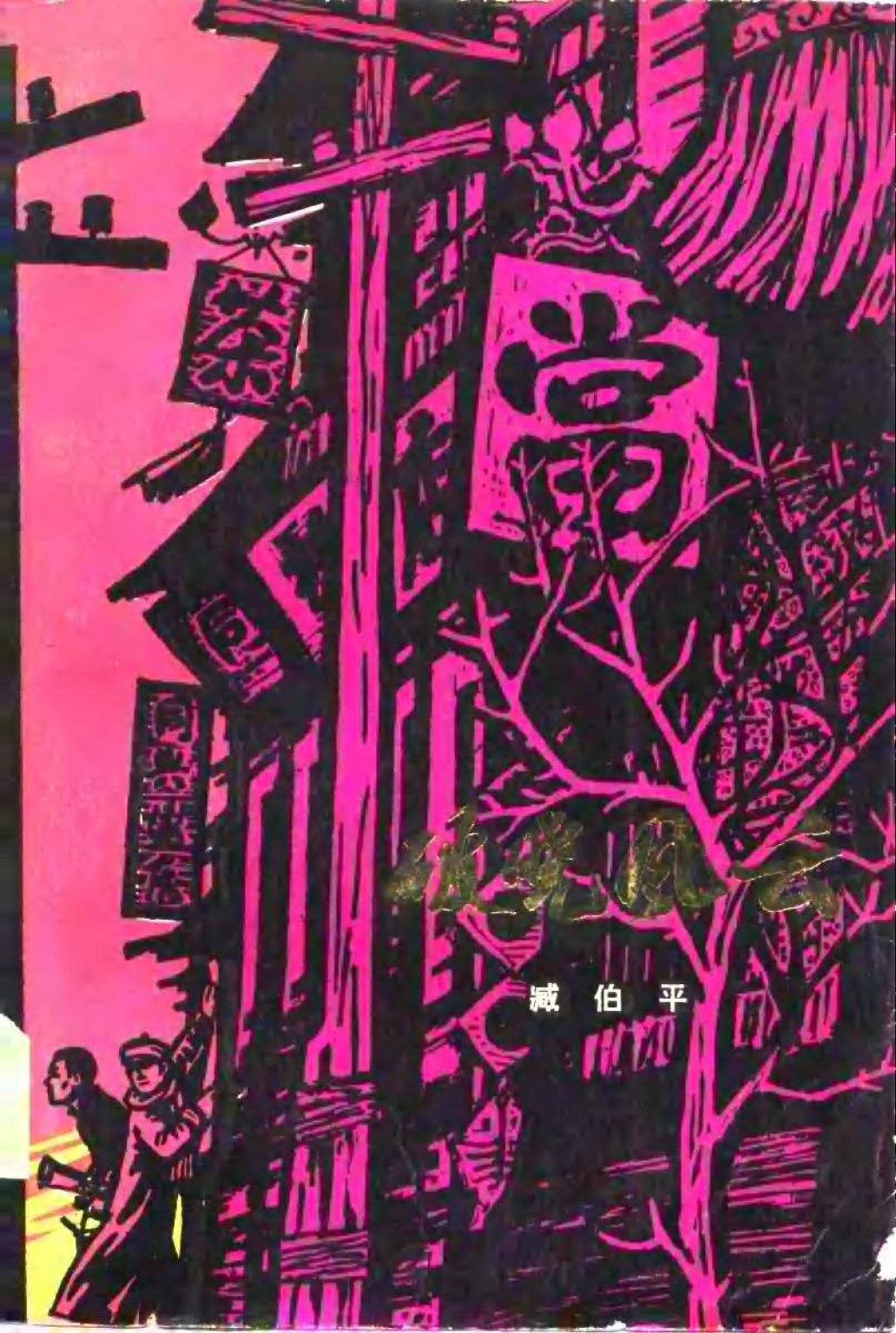




水灾民

臧伯平

破晓风云

臧伯平



破晓风云

臧伯平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印张 插页3 354,000字

1979年3月第2版 1979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091·492 定价：1.36元

第 一 章

唐县城南的连颐镇有两个村，一个叫做东连颐镇，另一个叫西连颐镇。两地相隔只有一二里路，可是光景不一样。西连颐镇是个大集镇，有六七百户人家，四五十座店铺：什么布店啦，盐店啦，酒店啦，当铺啦，钱庄啦，……真是应有尽有。这里是逢五排十的大集。每逢集日，周围二三十里路的庄稼人，都来买东卖西，十分红火热闹。可是，东连颐镇那里，却只有百十户人家，大多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并且好多人家都使了西连颐镇那些铺户的债，指地作押。押给铺户的土地，产权虽然归那些放高利贷的铺户所有，但是，却又由他们租给原来的债户耕种。这样，押地农户就既是债户又是佃户；既要纳利息又要出租粮，受着双重的剥削。因而，西连颐镇里的好多铺户，一方面是高利贷主，一方面又是地主，收着利息又收地租，至于其他买卖业务不过是一个招牌。镇上的同兴老盐店，正是这样一类的老字号。

同兴老盐店座落在西连颐镇十字大街北头路东向西，它的左边是警察分局，它的右首是区公所。它临街一连三间宽敞门面，倒也得势。乔贵轩是这老盐店的财东带掌柜的。他排行老

四，所以人们都称他乔四掌柜。同兴老盐店的门市房里，摆着一口老盐柜，旁边堆着一袋一袋的盐包。门面南首，还放着几捆棉纱，几桶煤油，几缸面酱，看来，就好象是个杂货铺。

在这门市房的后院，是个四合套的院子，北房五间做了柜房，东厢三间住伙计，南厢是仓库和厨房。从房夹道再向后走进，便见一座空阔的院套，那里只有水井、猪圈和厕所。这院墙中间还辟了个后大门，准备给大车拉货出入用的，所以平时不轻易开放，只在集日有大车送货来才肯开的。

一九二五年深冬腊月二十三的晚上，街上刮着凄冽的寒风。同兴老盐店的柜房里，正灯烛辉煌，觥筹交错，笑语喧哗，乔四掌柜陪着他的亲友们，吃着丰盛的洗三酒席。原来，乔四掌柜的老婆，在这阴历腊月二十，添了个儿子，今天正是三朝。乔四掌柜特地在今天晚上备了喜筵，邀了至亲贵友，为新生儿子洗三。

喝过一巡酒之后，乔四掌柜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高擎酒杯，满脸笑容，咧着又扁又阔的薄片嘴，对着围坐在四周的亲友们，殷勤致意说：

“诸位，请再干一杯！算给小儿添些寿算。”

这时，坐在东首的警察分局巡官赵子玉，立起身来，一手举着团龙酒杯，一手捋着嘴边的几根稀落的黄须，笑呵呵地说：

“轩翁弄璋之喜，我们恭应祝贺，请在座诸公满饮此杯！”说罢，他就先把斟满白干的团龙酒杯，挨到嘴边一仰脖，一饮而尽。

接着，北首坐的区长王凤鸣，和他并坐着的玉成当老板胡栋臣，德裕成钱庄的掌柜宋殿辅，本柜上的管帐先生常有悟，乔四掌柜的小舅子崔恩禄，都站起来，举杯在手，陪了赵巡官，各自把酒吞下肚去。

乔四掌柜见他们各干了杯，心里满觉高兴。随后他就举起镶银的乌木筷子，指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黄焖鸡，说：

“诸位，请请！”座上客人，一齐举起筷子向着鸡碗伸去。

赵巡官盯准那只肥嫩的鸡腿，一筷子就夹起来，送进嘴里，一面呼哧呼哧嚼着一面赞不绝口地说：

“好味道，好味道！又嫩又香。”

王区长见了，口水早就淌了下来，连忙一伸筷子，把鸡胸脯上一块大白肉夹过来，一横筷子吞进嘴里，慢停停地咀嚼起来，滴滴哒哒的黄色鸡油，顺着嘴角直流下来。其余的人，也用筷子在碗里捞来捞去，有的夹了块鸡翅膀，有的夹了块鸡脖子。

胡栋臣老板，从碗里捞起一个鸡头，放在嘴里啃了又啃，最后用牙嗑开，用筷子轻轻把鸡脑髓剔出来，摆在自己的醋盂里。本来他是要一口把它吃掉的，但是他把这个鸡脑髓夹在筷子上，刚要送到嘴边时，忽然又放下来。他好象想起了一件大事，须要向大家报告似的，用严肃的眼神对周围的客人瞟了一眼，而后用筷子指着自己的醋盂说道：

“诸公，你们看，这鸡脑髓好象是捆着的一个罪人，跪着求饶似的。人们都说这是秦桧，其实，秦桧何尝有罪！不过他为了保全宋室，不得不向金国求和而已。后人不察，竟说他是奸臣。据先祖胡云公说：‘宋朝秦桧宰相待人最和气不过。每过年节，把我们典质行的人都请到他的府上，摆上酒宴，请大家吃迎新酒。在酒宴间他还要对大家说：‘而今兵荒马乱，匪人很多，你们这干典质行的，千万要多加小心：一不可防守不严，被歹人偷盗；二不可接受贼赃遭到牵连。’我的祖先们听了这话，都感激涕零。所以祖代传流，我们这典当行都供奉秦桧。因此，我今天看到了这鸡脑髓，就想起这段典故来。和诸公谈谈，也替秦桧宰相伸一伸冤气！”

座上的赵巡官、王区长听了以后，连连点头称赞说：

“胡兄讲的对。古人往往被诬，我们倒应替古人伸伸冤，平

一平怨气!”

四周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地说：

“讲的好，讲的好，我们要为秦桧宰相的冤气大伸，再喝一大杯!”

乔四掌柜拿起酒壶，往各个客人的杯子里斟满了酒，然后，把杯子端起来说：

“诸位讲的真痛快。来！小弟再奉敬大家一杯。”只见灯烛光下，人影散乱，一阵酒杯乱响，大家把刚斟满的酒又都喝下肚去。

这时，桌上的黄焖鸡，早连汤都喝光了，只剩下几条鸡肋，横躺在碗底，就连那胡老板的祖宗前代供奉着的秦宰相，也被胡老板暗暗地吃到肚里，享受清福去了。

乔四掌柜一看下边的菜还没端上来，就提高了嗓子喊了一声：“仰岱！快上菜！”说时，就听见厨房里有人答应一声“是！”随后就从厨房里走出一个眉目俊秀，身材挺脱的青年学徒来。他手里捧着一个红木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海参扒丸子。

这个青年学徒名叫成仰岱。他是镇北成家店人，顶债来当学徒，到店才不过三个月。

现在他把托盘放在一旁的茶几上，双手捧着滚热的大红花彩碗，从乔四经理和王区长的中间端上去，没等放稳，那已有八分酒意的赵巡官，就眼睛直勾勾地瞅着一条大个的海参，猛的一筷子夹去，不成想用力过猛，仰岱又没有防备这一招，那大彩碗来个大翻身，连汤带菜在桌子上流了个五湖四海。因为这碗靠近王区长，所以一股子急流直流到王区长那库缎吊面狐狸脊的皮袍子上。一时真是江河四布，五味俱全。直气得王区长一甩袖子站起来，心疼地掏出手绢使劲狠擦。赵巡官虽然把碗戳翻，

可是夹在筷子里的海参却没肯放掉，手疾眼快地送到嘴里。胡老板和宋掌柜的，见到这碗海参扒丸子，翻了一桌子，一面齐声嚷着“可惜可惜！”一面拣着大个丸子往嘴里填。就连那常有悟，还拣了个大海米吃了。

对青年学徒成仰岱来说，这又是一场大祸。乔四掌柜认为，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翻了碗，扣了菜，对新生下来的儿子是个不吉之兆。而且又把王区长的皮袍子弄沾了油腥，这是多么扫兴的事啊！因此，乔四掌柜气满胸膛，怒火中烧，明知是赵巡官的错，可是，却把气杀在成仰岱的身上。他瞪起那一双红肉泡儿眼睛，拿起筷子向成仰岱的头上乱戳着骂道：

“你这个笨蛋，怎就连个碗也放不稳？”

成仰岱见这碗菜翻在桌上，正吓得惊惶失措，忙着拾掇桌上的汤水。乔四经理用筷子猛力一戳他的脑袋，他立刻感到一阵刺痛，不由的把头往旁边一缩，一刹那之间，又把收在碗里的汤菜，一股脑儿都泼在乔四掌柜的前胸上，一时乔四掌柜的前大襟弄了个大开花。

这可把乔四掌柜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也顾不得照顾客人了，气狠狠一把揪住成仰岱的脖领，拉到院子里劈头一顿好打。成仰岱也拚命反抗，双手捂着头，顶他的肚子，大声地和他吵嚷着。

这时候，厨师傅刘老顺正在用大勺爆炒着猪腰花，突然听见仰岱在院子里连哭带嚷，就知道出岔子了。于是，他连忙放下炒勺，从厨房里跑出来一看，见乔四掌柜正揪着仰岱又打又骂。刘老顺急忙上前把乔四掌柜拉开，象是劝解又象是奚落地说：

“哎呀呀！四掌柜，今天是您大喜日子，可不能生这样大的气。”他回头又佯装生气样子对仰岱说：

“你怎么又叫掌柜的生气。”

仰岱双眼狠狠地瞪着乔四掌柜，浑身直打哆嗦，气得说不出话来。

王区长、赵巡官也来劝说，乔四掌柜才消了气，和客人一起回到柜房去，重新就席。

刘老顺重新擦了擦桌子，然后把做好的红焖肘子、糖醋鲤鱼、爆炒腰花……可口的菜，一齐端到桌子上来。乔四掌柜又让崔恩禄给王区长和赵巡官重斟上酒，然后，他举起杯子对客人说：

“诸公不要因刚才的小事败了兴。为了表示歉意，先罚我一杯！”说完把手里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赵巡官这时有点清醒了，但又不好明言方才翻了菜碗和自己有关，现在见乔四掌柜劝酒，他也就趁这机会来个就坡下驴，举起手中的杯子说：

“四掌柜说的对，我也奉陪一杯！”说罢一口把一大杯酒灌下肚去。其余的人，也来捧胜，纷纷举杯说：“奉陪，奉陪！”一齐干了一杯。接着，乔四掌柜又举筷让菜。一时六双筷子齐下，把盘子里的菜，一扫而光……

这时窗外正风吹雪舞，寒气袭人，而同兴老盐店的柜房里，乔四掌柜的至亲贵友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呲牙咧嘴，“八匹马呀，五魁手呀！”乱喊乱叫地灌着老白干酒。

二

成仰岱是成家店成承基老汉的儿子。成家店离西连颐大约有七八里路，这个村子有六七十户人家，其中大都是佃户。村外稀稀的几棵秃了头的白杨树和几株干瘪瘪的老枣条；村北边有一道枯竭了的细沙河；村内都是些草房茅舍，低墙矮房。当

夏季赤日当空之际，炎热的太阳晒得全村如同一个大火炉；但当冬季北风骤起之时，则全村又变成一个沙尘蔽日，冰冷酷寒的世界。

成承基老汉的家是在靠村西头的一个狭窄小胡同里。他有土坯砌成的三间北房，和两间柴棚；另外有五六亩旱沙地。成承基老夫妻俩都已经五十多岁了，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成仰嶽，出外当兵，四五年没音信了；二儿子成仰岱十六岁，到同兴老盐店顶债学徒。

十六岁的成仰岱很俊秀，欢眉大眼，唇红齿白，很聪明伶俐，平时沉静寡言，不好多说话。他七八岁上就帮助他爹娘下地干活，因为家贫，到十岁上才上小学读书。他很用功，每逢考试总出不了前三名。十四岁上又考入了本村的高级小学。他平时，和自己一样的穷孩子特别要好，说得来，玩得来。但对那些地主老财家的仗势欺人的孩子却看不上眼。他又好打抱不平，如果看见地主老财家的孩子仗着有财有势欺侮穷人家的孩子，他就出来说话，假如对方不服，他就和穷孩子们联合起来把他打个臭死。有一次在野外遇见东村李村正的儿子正欺侮成家店村一个穷孩子，他就跑上去打了个抱不平。后来李村正找上门来，成承基老汉赔了许多小心，说了许多好话，又送了一些财礼，才算罢了。成仰岱自然也受到了他爹娘的责罚。但他却不怕，仍然去找李村正的儿子算帐，要他送还财礼，直到李村正的儿子从家里偷出些东西还了他才算完。成仰岱就是这样—个性情倔强不畏强暴的孩子。

那么成承基老汉为什么要送他的儿子成仰岱到同兴老盐店顶债学徒呢？原来成承基老汉租了人家五六亩地，除了完租纳税之外就所剩无几了，一家人的生活无法维持，只好借债。加上成承基老汉终年起早贪黑，风里雨里，在地里劳动，把身子折磨坏

了，不是今儿个腰疼，就是明儿个腿疼，还时常咳嗽痰喘。这样一来，每年总要吃几十剂药才能对付过去。而这些请医服药的钱，也得靠借债来支付。因此成仰岱在高小毕业后就不能再上学了。

西连颐镇的同兴老盐店，既是放高利贷的老字号，成承基老汉就把它当成了个借债的靠山，每年光是利息就要付三四十块现洋。可是，年复一年，成承基老汉连这份利息都还不起了。但是，同兴老盐店的乔四掌柜却不肯让步，紧逼着成承基老汉立刻付清。成承基老汉被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托本村的马老六跟乔四掌柜的说情，把刚从高小毕了业的二儿子成仰岱，送到同兴老盐店去当学徒，不要年薪月俸，用身子骨顶帐。乔四掌柜开始不肯应允，他说：“一个年轻小伙子，每年吃的要比他干的还多，这样我得赔帐。”后来，这事让乔四掌柜的老婆知道了，把乔四掌柜叫到跟前骂了一顿，说：“你这老东西，不知道老娘要生孩子？过去生的两个，都没成人，那还不是叫咱家那个该死的丧门星小毛丫头子给克死了。这回生下孩子来，算卦先生说：非得找个外乡的男人抱到一生日才能成人。”乔四掌柜的老婆又说：

“如果在外边专门找个男人来家抱孩子，每月咋还不得给人家七元八元的，现在成老汉的儿子只吃饭不挣钱，既当学徒干铺子里的活儿，又帮我抱抱孩子，岂不一举两得？你这老不会算帐的东西！”乔四掌柜被老婆这一顿骂慑服了。佩服她深谋远见，这才肯答应下来。并且说定，成仰岱进门是既当学徒，又得伺候孩子，每年只顶利息十五块钱。

临去同兴老盐店之前，成承基老汉拉着仰岱的手，嘱咐着说：

“孩子，咱们家里穷，欠了同兴老盐店的债，单凭你爹这个病身子在土里刨食，一年到头也没多大个出项，咱们还不起人家的

本钱，尚还可缓，可是这利钱不还，人家是不答应的，到那时候，人家就要拿咱家的地了。咱家只有这六七亩薄地了，这里边五亩好一点的地都押给同兴老盐店了。如果到年底欠下利息，同兴老盐店就会拿走了咱这五亩好地，那咱们明年全家就要饿死了！你爹也愿意你多念几年书，将来好有个出头之日，可是谁叫咱们家里穷呢！你就替爹多受些苦吧！等你爹再跳跄几年，把债还清，或者你大哥在外边发了财，给咱们捎几元回来，那时你就可以回家来了。”

仰岱站在成承基老汉面前，听着父亲的嘱咐，他虽然心里很难受，但他却赶忙擦掉眼泪。他想该咋着就咋着，哭有什么用，没出息的孩子才哭呢。

他娘给他收拾着行李，把一件重新拆洗过的粗布棉被，和一条爷爷和爹铺了两代的旧毡条，用一条猪毛绳子捆起来。另外又给他包上了一身补了补钉的旧布裤褂。他娘把他送出门口，掩着脸哭了起来。成承基老汉在旁边强抑着痛苦的心情，劝解着说：

“别哭了，你哭，孩子更难受。我去送他，你放心回家去看门吧！”

成仰岱提起了包袱，回头望着他娘，说：

“娘，你回家去吧，不用老是惦记着我，我这么大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过两天我抽空子回家来看看你。”

成承基老汉把儿子的一卷小行李背在肩上，摆了摆手对仰岱说：

“走吧，走吧，不要再说了。”于是，成承基老汉在前，仰岱跟在后边，父子两个奔向西连颐镇的大路上走去。……

七八里的路程是不值得什么走的，工夫不大就到了西连颐镇的街上。成承基老汉领着仰岱，走到同兴老盐店门口，从开着

门面的门口走进去。站柜台的伙计崔恩禄和成承基老汉打着招呼，并把他们爷俩领进了柜房。

乔四掌柜正坐在太师椅上，手托着光亮的水烟袋，噗哧噗哧地吸水烟。成承基老汉满面带笑地走到乔四掌柜面前，恭恭敬敬地说：

“四掌柜你好哇！我把仰岱带来了。”

成承基老汉一边说着一边指点仰岱给乔四掌柜行礼。仰岱拘拘谨谨地向乔四掌柜鞠了一躬。

乔四掌柜那双红肉泡儿眼皮略睁了睁，把一只瘦皮包着骨头的屁股略欠了欠，张开了两片又薄又敞的嘴唇，慢声细气地说：

“你们爷俩也好哇，坐下吃茶吧。”

成承基老汉连忙回答说：“谢谢四掌柜，我们不渴。”说着，就坐在一条板凳头上。

仰岱在一旁直赧赧地站着。成承基老汉赶紧冲着仰岱使了个眼色，看了看乔四掌柜，又看了看仰岱，同时又把嘴冲着摆在茶几上的茶壶努了努。仰岱一看他爹这个神气，知道是叫他给乔四掌柜倒茶喝，于是，他就走到茶几近前，伸右手端起茶壶，随后左手又从茶盘子上拿起一只茶碗，走到乔四掌柜跟前，把茶壶嘴对准茶碗，满满斟上了一大杯茶，放到乔四掌柜身旁的八仙桌上。

乔四掌柜看了看茶碗，又看了看仰岱，眼睛眨了两眨，扭过头对成承基老汉说：

“成老汉，你这孩子机灵倒是机灵，可是还欠教育。这也难怪，你们一个穷庄稼主子，可见过什么世面。就按这碗茶说吧，哪能倒这样满，只能倒八分碗，倒茶的时候要把身子背过去，不能面冲着我。……”

成承基老汉没等他说完，赶紧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说：

“四掌柜说的对，我们庄稼人哪里吃过茶，喝了舀一大碗凉水一喝就算了。我活了这半辈子了，家里就连一个茶壶都没买过。仰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当然更不会斟茶倒水的了。今后还请四掌柜多管教。”

乔四掌柜把水烟袋放在桌子上，用手巾擦了擦嘴巴，把头点了两点，好象是很满意成承基老汉的回答。成承基老汉看了看乔四掌柜，又看了看仰岱，心里好象要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说点什么好。乔四掌柜这时也把那双红泡儿眼皮闭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了，象是养神，又象是在想什么事情。柜房里的空气既寂静又沉闷。仰岱把身子靠在一张桌子角上站着，心情十分抑郁，他对乔四掌柜这个傲慢架子心中很讨厌，很不痛快，但又不能不暂时低头，因此胸口上就象填了一块铅一样，觉着连呼吸都感到困难。这样的沉闷空气延续了四五分钟，还是成承基老汉开口才把这可怕的寂静冲破了。成承基老汉站起来低声地说：

“四掌柜你坐着吧，我要走了。”

这时，乔四掌柜才慢慢地睁开眼皮，把那片薄嘴唇张了张说：

“吃了饭再走吧。”

成承基老汉知道这是一句客气话，连忙回答说：

“不了，还要赶回去干活呢。”

乔四掌柜又略抬了抬屁股，说：

“不送了。”

成承基老汉蹑着脚跟，从同兴老盐店的柜房走出来。仰岱跟在他的身后送他到大门外。成承基老汉回过头来对仰岱说：

“岱儿，你回去吧，过几天我赶集来看你。”同时又嘱咐仰岱，

说：“在这里比不得在家里，你要好好地伺候四掌柜，不要叫掌柜的挑了眼，……一早一晚的注意自己的身子骨儿，不要冻着凉着的。……”成承基老汉又嘱咐了些别的话，才离开仰岱回家去了。仰岱瞅着他爹走出了镇街，才慢慢地回到同兴老盐店的柜房里来。

乔四掌柜仍坐在那张太师椅上吸着水烟。仰岱见了乔四掌柜，心里便觉得堵闷，他不愉快地靠在放茶壶的小条桌旁站着，脸上显出不高兴的颜色。乔四掌柜把那双红泡儿眼皮睁大了，用既凶狠而又狡猾的眼神盯着仰岱问道：

“你爹临走时嘱咐了你些什么？”

仰岱一听不知他为什么要问这个，而且看他那股凶劲，心中就更觉得他可憎可恨，但又不能不回答，可是用什么话回答呢？他低着头盘算着没有立刻回话。

乔四掌柜见他没有回话，心里愤怒了，脸皮马上绷的紧紧的，把红泡儿眼皮睁的又圆又大，张开又敞又阔的嘴唇，提高嗓门说：

“你没听见吗？我问你，你爹临走嘱咐了些什么？”

仰岱心里想：我爹就嘱咐我好好干，没说什么别的话，就照直回答，没有什么不对吧？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地冲着乔四掌柜大声说：

“我爹嘱咐我要好好的伺候你，没说别的。”

乔四掌柜听了这话才消了气，随即对仰岱说：

“这就对了。你爹说的对，你要好好地干，不能偷懒。你心里要明白点，你是顶帐来的！”

仰岱一听“顶帐”两个字，不由地打了一个寒噤。他想：顶帐就是把身子押给他了，把身子押给他，就失去了自由，看乔四掌柜这个凶劲，以后说不定要受多少气呢！但他又一想：怕什么！他

是人，我也是人，他如果给我个初一，我就还给他个十五。想到这里，他觉得心中安然了，不再害怕了。

接着乔四掌柜又说：

“仰岱你听着，每日天一亮你就得起来，扫地擦桌子，通火，倒夜壶，开门，答对买主；晚上，擦灯，搭铺，拿夜壶；客人来了，点烟倒茶。以外，你还要帮着厨房刘师傅做饭。以后你内掌柜生了孩子，你还得抽出工夫来抱孩子。干好了你一年顶十五块钱的帐。如果干的不好，不但不能顶帐，你还要赔偿伙食钱！”乔四掌柜说了这么一大通之后，还加重了语气问仰岱说：“你听懂了没有？”

仰岱听了乔四掌柜交代的一连串的话，早就烦了，心想：你罗嗦些什么呀！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反正不能叫你给累死。可是后来他听到乔四掌柜说，干不好还要赔偿伙食钱，心里暗自盘算：这个老家伙真厉害呀，我得留点神，如果他真要叫我赔起伙食钱来家里怎么偿得起呀！他只顾自己暗里盘算，对乔四掌柜问他这句话，根本就没有听见，因此，他竟站在那里出神而没有回答。

乔四掌柜见他呆在那里不答言，心里又发了火，用手一拍桌子，大声地重复一句说：

“你听见了没有？”成仰岱这才被他吵醒过来，只好连忙应付着说：“听见了，听见了。”

这时，乔四掌柜用鄙夷的口气训斥他说：

“我刚才看你还机灵，谁知是上不得台盘子的，你爹刚一走，你就变成这样呆头呆脑的了，你生成就是这么个下贱货！去！快到厨房去帮着老刘收拾晌午饭吧！”

仰岱被乔四掌柜这样一训斥，心里更加气恼了，不由自主地周身一阵发烧，头上的血管都好象要爆炸开来一样。后来听

见乔四掌柜叫他到厨房去，他才忍住气，离开柜房，向热气腾腾的厨房走去。

厨房是个大单间屋，一条土炕几乎占了半间屋，这就是厨师傅刘老顺的卧室。在另外半间屋里，砌了个高灶子，置放了些做饭用的炊具。现在，刘老顺正在用笼屉蒸着馒头，从笼屉上冒着白茫茫热腾腾的蒸汽。成仰岱一走进厨房，就向正在揉着馒头筋的刘老顺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刘师傅。刘老顺赶紧用围裙擦了擦手上的面，上前拉住了仰岱的手，笑着说：

“你是新来的学徒吗？叫什么名字啊？”

成仰岱回答说：“我叫成仰岱。”

刘老顺听了说：“好名字。你是成家店的吧？”

成仰岱答应一声：“是啊。”

刘老顺又笑着说：“你认识成承基老汉不？”

成仰岱笑着说：“他是我爹。”

刘老顺听了之后，又一阵哈哈地大笑起来说：

“啊！你原来是成老汉的儿子。不是外人，我和你爹很熟，你爹每次赶集来总要到我这厨房里喝碗水抽锅烟的。”

刘老顺说着就拉过一个小机凳来让仰岱坐下。仰岱坐下后，仔细地看了看刘老顺的面貌。只见那刘老顺是中等身材，四十开外的年纪，四方大脸，浓黑的眉毛，细长的眼睛，头上有些白发，额上已有了层层迭迭的皱纹。又看到他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布夹袄，腰上系着一条白布围裙。看样子他是一个饱经风霜、淳朴忠厚、性情爽朗、说话直率的人。刘老顺提起灶旁的开水壶，给仰岱倒上了一杯白开水。他对仰岱说：

“喝吧，这屋子归我管，在这屋就和在家里一样。你刚来，有什么为难的事就来和我商量，我可以帮你的忙。”

仰岱听了，心中着实感到亲切，比起刚才乔四掌柜那种凶恶